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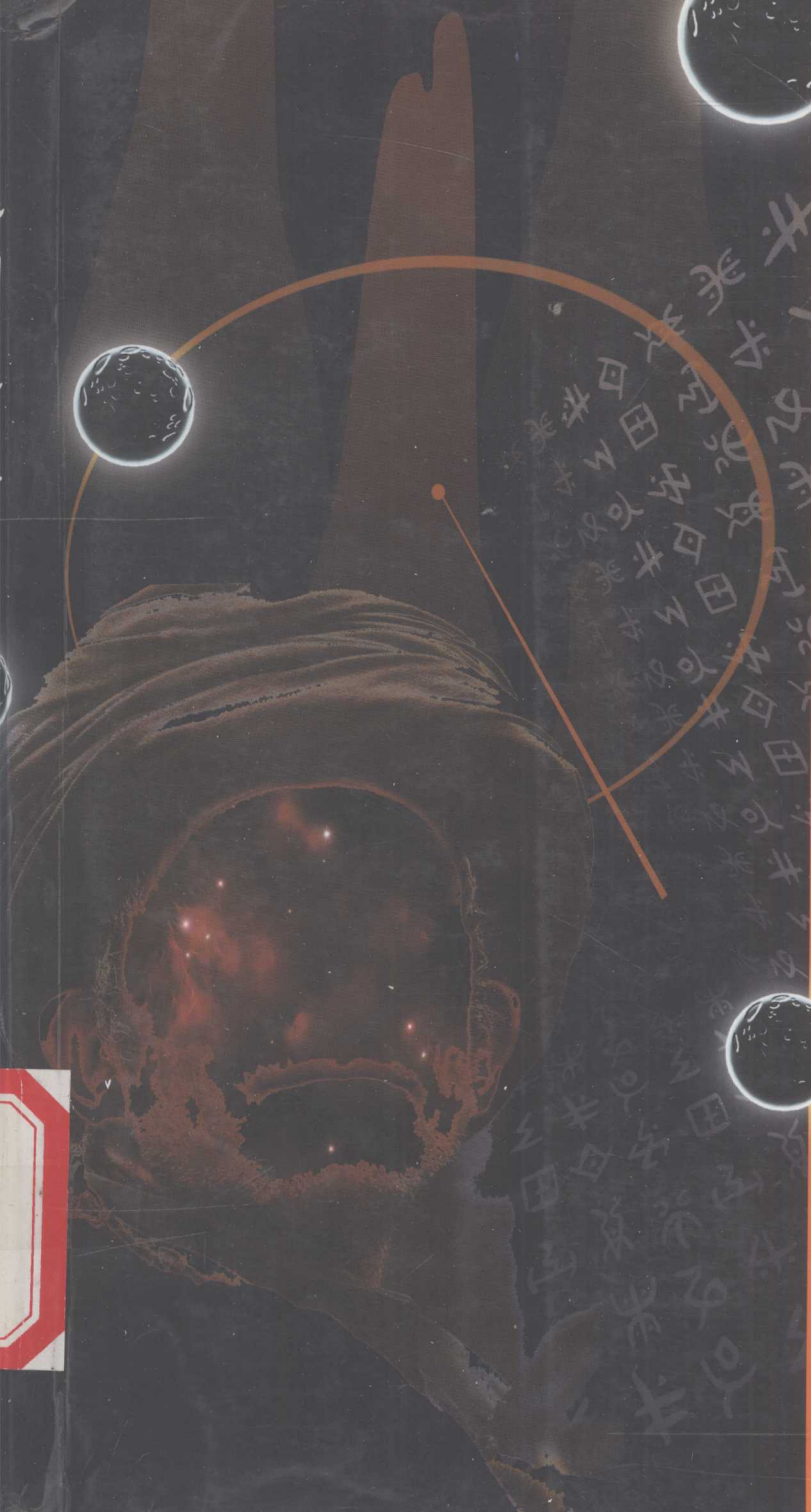
(汉彝对照)

魂归沉寂

HONGUI CHENJI

柏叶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魂归沉寂

肖建华 柏叶
译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归沉寂 / 柏叶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367-2488-8

I. 魂... II. 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7496 号

责任编辑: 普 艺

封面设计: 岳 南

魂归沉寂

柏 叶 著 肖建华 译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大观路 94 号)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50 千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ISBN 7-5367-2488-8/I·570 定价: 18.00 元

我现在是记不清自己的确切年纪了，全寨子的人都叫我老祖宗，当然了，我也确实是他们的老祖宗。有人说我已经三百多岁了，也有人说我已经满四百岁了，不过无论怎么说，自从那场大火烧毁了我的老木屋，烧毁了刻记着我年龄的那根柱子，我就再也不曾记录过自己的年纪。然而，漫长的历史岁月，留在我生命中的风风雨雨，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我是不止一次地跟我的子孙们叙说过我们家族的历史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子孙们记住一个民族的历史，记住我们人类在这个平静而又热闹非凡的世界里挣扎、求索、渴望、梦想的历程。我要告诉我的子孙们，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曾经发生过无数人为的灾难，可以说，在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经留下过血的记忆，也同时留下过美好的回忆；在那些无尽的灾难当中，许多的生命，像秋天的落叶，纷纷飘落了；然而，生命是永恒的，只要有空气、阳光和水，生命就像春天的花朵，在广袤的旷野里，孕育、生息、发展、壮大，以至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原本和平、安宁的地球，被蝗虫似地到处乱啃乱咬的生命，遭踏得一无是处。我还要严肃地警告我的子孙们，我们人类，不能离开大自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和一棵树一滴水一只鸟没有什么两样。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还不如一棵草坚强，还不如一只苍蝇勇敢，一棵草，野火烧过，严寒冻过，它还有决心在春雨的滋润下茁壮成长；一只苍蝇，被大火围困着，被风暴追杀着，它还有勇气冲出火海，逃离风暴。因此，我们要想长久地、永恒地生存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人类的脆弱，切不可自以为了不起地盲目地去征服天空、大地、森林、山川、海洋。我们不但要学会创造和享受新物质，而且还要学会处理和消灭新的垃圾。

今天是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日，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日子，

三十一年前，我们人类创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迹。我是一大早就坐在这棵寨子东头的古柏树下的，是我亲手种植了这棵古柏树，也就是说，这棵古柏树和我的年龄相当，也有三百多岁的年纪了。我一坐在古柏树浓荫下的石凳上，就想起了今天是人类登上月球的日子。于是，我抬起头来，遥望了一遍浩渺深邃的天宇，我突然就发现了许多在太空中飘荡着的金属碎片。那些金属碎片，永远成不了太空的鸟儿，也成不了太空的金黄的落叶，它们是太空的垃圾，它们是我们人类不负责任地抛撒在太空的眼睛里的沙石。三十一年前，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每一次坐在古柏树下遥望苍茫太空，都是从未发现过金属垃圾的，我就零星地发现过一些陨石，这些陨石大都来自月球，它们是被宇宙的暴风吹落到太空，然后坠落到地球上的，除了这些陨石，我也看见过一些来自最遥远的星际的流星，它们经过漫长的遨游，最终划破我们头顶的蓝天，拖着闪烁着灿烂光耀的尾巴，沉没在我们的地球上；这些陨石和流星，是从未给太空留下过垃圾的，它们经过了，燃烧了，也就结束了；而我们人类制造的金属垃圾，却给人类蔚蓝的太空，留下了不可补救的隐患，更可悲的是，这个隐患，还未引起习惯于相互争斗的人类过多的关注。

今天早晨，我一走出家门，就发现我们的寨子一夜之间就变了个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昨天傍晚，我离开寨子东头的古柏树，在回家的路上，寨子里除了土掌房还是土掌房。可是今天早晨，我一走出家门，就再也寻不见昨天傍晚还活生生地留存在记忆中的那些土掌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整齐划一的砖瓦房，砖瓦房挺直的墙壁上，玻璃窗在无声地告诉我，那些土墙上黑洞似的窗口，如今已经写进了历史，已经成为山寨的昨天的故事。我是带着一肚子的疑惑，走到古柏树下的，每

天都要到古柏树下静坐养性，是我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路上，子孙们都跟我打招呼，但我一个都没有理睬，我心里烦得很，几百年来我一手创建的山寨，突然一夜之间就变了模样，我精神上受不了，因此我不愿搭理任何人，我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这几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有哪些事得罪了老天，为什么把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在我的心坎上。同时我也要想一想，山外的世界里，是否也在一夜之间，就突然变了模样，凭我的遥感功夫，不出几天时间，我就会知道山外世界是否发生变化的。可是，我一来到古柏树下，无意中仰起头遥望太空的时候，又惊恐地发现了太空中越来越多的金属垃圾。我的心情变得沉重异常，我觉得一下子就变老了一百岁。说句实在话，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也太快了，变得使我越来越陌生，变得使我越来越恐惧、忧伤、苦痛。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类存在着巨大的被毁灭的危险，不是其他事物毁灭人类，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这时候，我心里愈加沉重地感觉到，我是有必要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向子孙们叙说一下了。

按照现今的公历计算，我大约出生在十六世纪初期天下大乱的年代，那时候，我们这一带还是大明王朝的疆域，所有山林、人畜都统属一个名叫沙达的土司家族。沙达家族是世袭土司，是土生土长的彝族。那时候，我们彝人称自己为“罗罗”，在我们的彝语里，“罗罗”意为老虎，我们称自己为“罗罗”，是因为我们彝人勇猛，好战斗，血性如虎。与沙达土司不同的是，明朝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充军发配了大批的内地汉人，这些人作为征服一方后管理镇压一方人民的军人，以军屯的形式，也就是有事打战无事耕作，在治理着自己范围内的人事。而事实上，军屯的屯长是不能跟土司相比的，我们彝人只

服从土司的管理，要办大事，没有土司的支持，军屯长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领兵去征讨那些反叛的家族了。那时候，到我们这个地方安家落户的军士，全部都是从南京应天府高石坎柳树湾那个地方来的。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家谱上、墓碑上书写着的祖先来自应天府高石坎柳村湾的文字，就是那些发配来的军士，临死前嘱咐儿孙们如此写下家谱、墓志铭的。我家当时还不是土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习武之人，是带领十几个乡勇的头儿，我记得大家都称祖父为卫长，称父亲为所长。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祖父对我说：“孩子，我们罗罗人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是世居民族，那些军屯里的汉人，是后来才从很远的地方被官府发配来的，来的都是男人，但他们都娶我们的罗罗女人做老婆，他们生养的后代，也不完全是他们汉人的后代，也是有我们罗罗人的血统的。现在，那些汉人死后，他们的子孙都尊照他们的吩咐，在墓碑上、家谱里都写上祖先从远方迁徙而来，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相信这些话，今后你们老了，你们要把这个道理讲给子孙们，提醒子孙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是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不是从什么地方迁徙而来的。”我就问祖父：“我们家的祖先当中，曾经有过从远方迁徙而来的汉人吗？”祖父严肃地说：“没有，从来没有的，你要记住，我们家永远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罗罗人！”那时候，我已经跟毕摩学了三年彝文了，从那些彝文古籍里，我知道了一些我们彝族神话般的发展历史。我问祖父：“沙依的故事你听说过吗？”祖父粗犷得野性十足的脸庞，顿时容光焕发，自豪地说：“沙依是我们罗罗人的老祖母，她的故事，我是听毕摩说的，在我们的古书里也记载着的，难道你没有学到过？”我坦白地说：“我是学到过了，但我想听听在民间里流传着的沙依的故事。”祖父就抬起手，

习惯地摸了摸满脸又长又密的白胡子，有声有色地讲起了沙依的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地方，也就是地域广大得无边无际的哀牢地区，人烟稀少，部落散居，一旦外敌入侵，无法抵挡，再此下去，我们的人种就面临灭绝的危险了。就在这样一种境地里，有一天，居住在哀牢山上，像仙女一样美丽的沙依姑娘，跑到山下的江里洗澡，就在洗得痛快的时候，从江的上游漂下来一根木头，触动了一下沙依的肚皮后又顺流漂走了。当时沙依是不在意的，可是回家不久，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怀胎十月，沙依竟然生下了十个儿子。三年后的一天，十个儿子照常到江里洗澡，突然间，从波涛滚滚的江水中冒出一条青龙来，青龙还来不及开口说话，稍大一些的九个儿子转眼间逃得无影无踪了，江边就剩下了年幼无知的老十，青龙伤心地说：‘孩子们，你们不用怕我的，我是你们的父亲，我是专程从东海来看望你们的。’老十听说青龙是十兄弟的父亲，就大胆地爬到青龙的背上，爬来爬去地玩耍了一会儿，青龙得到小儿子的亲近，十分激动，就伸出舌头，在老十身上舔了几下。青龙走了，老十因受到青龙舌舔，迅速长大，神勇无比，被九个兄长推举为王；又因老十骑坐过父王青龙，被命名为九隆。九隆是入水为龙、上岸立王的意思。从此，九隆率众征战，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征服了广阔无边的哀牢地区十九个独立为王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哀牢王国。”我兴奋地追问祖父：“祖父，九隆的哀牢王国在历史上存在了多长时间？”祖父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哀牢王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但我相信，哀牢王国是兴盛了好几百年的，你想想，如果当年的哀牢王国不是那样强大，不是历经无数风云变化的时代，千百年过去了，我们还会记得那么清楚吗？”我说：“祖父，我在毕摩经书里也看到了许多描写哀牢王国兴盛

时期的故事，我觉得，哀牢王国是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的，我听说，汉人的书籍里也记载着哀牢王国的历史。”祖父叹口气说：“今后，我们民族还会出现哀牢王国那样的兴盛时期吗？”我说：“祖父，今后的事，我们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都活不了几百岁的。”听了我的话，祖父若有所思地说：“凯拉，你出身那一天夜里，不知怎么回事，夜空中出现了一条耀眼的光柱，光柱虽然不久就消失了，但它在天宇里闪烁的时刻，整个大地都被照亮了。第二天早晨，有个白发飘飘的乞讨老人，路过我们寨子，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绕过好几户人家的门坎，径直走进我们家里，说是还要赶远路，请求施舍一顿饭菜。你祖母是个善良的女人，同情心极强，二话不说，就做了一顿好饭菜给白发老人吃。白发老人吃得很慢，一顿饭从早吃到了晚，把我家甑子里的米饭都吃光了，把我家土罐里的陈年老酒都喝光了，但我们全家老小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天黑下来了，大家都好言相劝白发老人别走了，明天再走吧，可白发老人就是不听，固执地非走不可。临走时，白发老人意味深长地留了一句话：‘请你家好好地养育刚出生的婴儿吧，这个孩子是要长命百岁的，等长到十岁了，就让他选个好地方栽种一棵柏树，这棵树的寿命就是他的寿命。然后让他居住到那里去，一个人过日子，等他长大结婚那一天，就让他种植柏树的地方建立一座寨子，他就是那座寨子的祖先了。还有，他的一生，将是坎坷不平、多灾多难，但你们放心，他会有办法对付所有困难的。’说完，白发老人就走进了漆黑的夜幕中。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想，人的一生，谁都是从坎坷不平、多灾多难中走过来的，因此，并没有在意。后来，听附近的几个寨子的猎人说，他们在那天晚上都同时看见了一个白发老人飘飘扬扬地从我家门前的树林里升上了天空，以为那个乞讨的白发

老人是个仙人。时间久了，这事也就忘记了，今天回想起来，今年你就满十岁了。孩子，你就选个日子，找个好地方栽种一棵柏树吧，管它是真是假，这也不是难办的事，按仙人说的做了，我们也就心安理得了。”我是第一次听说我出身的经过，我从毕摩书籍里学过许多天文地理的知识，我很不相信有关仙人预言之类的说法，但祖父说的也在理，因此我只好答应了祖父找个时间去选地址栽种柏树。

我知道春天是万木发芽的季节，因此，我选择初春的一个早晨，在祖父亲手创建的庄园里，挖了一棵上好的柏树苗，扛着锄头，准备按照祖父的吩咐，找个好地方把它种植下来。可是，我一时想不出该选择哪个地方种植才好，我们罗罗人是喜欢居住在高山上的，但离水源太远也不方便，山是高了，眼睛是望得远了，土匪来袭也居高临下，有办法对付了，可也不能离水源太远，离水源太远，困难就会加倍的增多。因此，建设一个新的寨子，首先还得看看周围有没有水源，古话不是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地址，只好又去找祖父。我找到祖父的时候，祖父正在纺织着捕兽用的猎网，知道我的来意后，祖父头也不抬地说：“你去找独居在山丫口的地师问吧。”我有些担心地说：“那个地师是只给土司、头人他们看地理的，他会理睬我这个小娃子吗？”祖父满有把握地说：“会的，地师知道你出生时夜空中出现了奇观，他还曾向我打听过你出生后的生长情况，他说，这个娃子要好好养育，将来要做大事业的。”于是，我就带着有些疑惑的心情，翻过一道山梁，在山丫口那个完全用青石建筑起来的石屋里，找到了地师。我以前就见过地师两次，听大人们说，这个地师神奇得很，没有人说得清他到底从何方而来，突然一夜之间就

在离我们寨子不远的山丫口建起了一座石屋，有人就神秘地说，地师是有天人帮助的，有个那天晚上出去狩猎的猎人，甚至说得更是神乎其神，一谈起地师的的神奇，就眉飞色舞地说，那天夜里，他亲眼看见了几个长得尖头竖眼、全身发光的小白伤，正在帮助地师建盖石屋。我也听祖父说过，那个地师精通天文地理，会说汉语，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和山外坝子里的汉人打过多年的交道。然而，一旦说起地师的来历，就所有人都说不清楚了，有的说，地师原来是东方的临安府管文书的官员，因为犯了府规，才被逐出府境，流落至此的；有的说，地师自小聪明过人，苦读经书，稍长，走南闯北，游历四方，年过半百，就定居在山丫口了。地师定居山丫口也是有说法的，据说，地师为了找个百年后的归宿之地，已经走过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山清水秀，但一测地气山脉，又不理想了；而有些地方，地气山脉都还不错，但乱石丛生、贫瘠苍凉，自然条件太差，生命无法生存。就这样，找来寻去，最后还是落脚在两边青山绿树，中间有一山泉，地势平坦，山脉走向呈祥的山丫口了。

见到地师，我很恭敬地说：“地师老爷，我的名字叫凯拉，是木嘎寨的娃子。”地师仰起红光满面的脸庞，望住我说：“你就是达里卫长的孙子吧？”我连忙回答说：“是呀，地师老爷。”地师说：“我还知道你来找我有何事。”我有些惊奇，地师很轻松地说：“凯拉，建寨地址和种树地点，我早就帮你选好啦。”我迫不急待地问：“都在哪里？”地师说：“就在离木嘎寨不远的本当嫫建立你的寨子吧，柏树就种植在靠近东边的那眼白沙泉旁边。凯拉，你要记住，这棵柏树，在没有种植到那眼白沙泉旁边之前，它是很平常的一株树苗，生长在哪里都无所谓，可是，它一旦由你亲手种植在白沙泉旁边，就不是一棵普

通的树苗了，它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在你今后的日子里，你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去保护柏树。我现在就告诉你吧，柏树活着，你就活着，柏树枯死了或者被坏人害死了，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这个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除了你我和你出生那天夜里光顾你家的白胡子老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因为它关系着你的生命，关系着你的寨子。孩子，你听懂了吗？”我使劲点了点头。同时我也感觉到，地师的话神奇得让人云里雾里。我接着就问：“地师老爷，我何时去本当嫫建屋居住呢？”地师说：“种好了树，你就去那里居住，等你结婚以后就正式建立寨子吧。不过，柏树是在你十岁刚满就要去种植的。”

本当嫫这个地点我是很熟悉的，那是个中央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四周长满茂密松树的草坝子，座落在三座大山的连接处，三面临崖，只有一条通道。每年夏秋季节，我都约上几个小伙伴，披着蓑衣，到草坝子里拾野菌，下绳扣逮野鸡、野兔。那眼白沙泉也是神奇得很，无论天旱如烧或者暴雨成灾，它都流出胳膊粗的水，一年四季不曾变化的。老辈人们还说，喝了白沙泉水，还会治病消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多年来，木嘎寨的人们，都喜欢趁空跑到本当嫫，饱饱地喝上一次，返回寨子时，还要用羊皮水袋装上满满一袋背回去，给那些因年老而行动不便的人喝。木嘎寨有个先天生成的哑巴阿罗，长相清秀，手脚勤快，人们都为她是哑巴而深表惋惜。阿罗长到六岁时，应她的要求，家里就分派她牧羊。也是神奇得很，哑巴阿罗每天把羊群赶上山坡后，就坐在白沙泉边绣花，渴不渴都随时喝上几口白沙泉水，久而久之，这好像成了她除去牧羊和绣花以外的一项任务。就这样连续喝了三年的白沙泉水，突然

有一天早晨，阿罗一觉醒来，嘴巴一张开，话就说出了口。阿罗开口说话了，有人就说，强制阿罗说话的邪魔，为阿罗的善良所感动，终于解除了阿罗不准说话的禁令。而阿罗自己却说，五年前，她就做了个奇异的梦，在梦里，嫦娥姑娘从月宫里飘飘悠悠降落在一片宽广平坦的草地上，伸手指着一眼汨汨喷涌着的清泉水对正在花丛中追赶花蝴蝶的阿罗说：“阿罗妹妹，等你长到六岁的时候，就每天都到这里来喝几次泉水，连着喝上三年，你就会开口说话了。”说完，嫦娥姑娘就起身飞回到月宫里去了。嫦娥飞走时，阿罗对着天空大声问了一句：“嫦娥姑娘，这眼泉水真的这么灵吗？”嫦娥从天空中传回了话：“这眼泉水是我喝剩的甘霖。”后来，阿罗姑娘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勤劳善良，以至把名声传到县城里以后，引起了掌管全县武装力量的游击将军沐勋的注意，并最终引发了一场规模有限，最终罗罗人取胜的战争。沐勋是明王朝派驻少数民族地区的武将，是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斗争出了名的汉人。事情是这样的，沐勋这个猎色出了名的家伙，几次听说了木嘎寨有个美若天仙的姑娘后，就率领一队百十人组成的兵马，耀武扬威地赶赴木嘎寨迎娶阿罗来了。说是迎娶，其实是明目张胆地抢亲。当时木嘎寨和周围几十个山寨的武装力量都在我祖父的控制之下，祖父在得知沐勋将明目张胆地率众到木嘎寨抢亲的消息后，心里很气愤，认为这是汉人欺负罗罗人的举动，如果不进行坚决的斗争，罗罗人今后的日子就会越来越难过，沐勋的贼胆就会越来越猖狂。于是，祖父马上召集周围十几个寨子的头人，研究布置了对付沐勋队伍的人事，祖父首先把乡勇们分作两队，一队布置在两边险崖林立的进山口，一队布置在木嘎寨四周的树林里，并命令两处队伍，一听到战鼓擂响就勇敢地冲杀出来，用弓箭射翻战马，然后两处队伍前后包围汉军，

用大刀、长茅杀死来犯之敌。这场战斗，从黄昏一直打到了第二天黎明，双方都死了二三十人，伤了五六十人。最后，自知被捕后就会被罗罗人处死的沐勋举着双手投降了，我祖父接受了他的投降。沐勋被送回到县城后，歪曲事实，把我们罗罗人的正当抵抗说成是起义暴乱，要求知府派遣大批军队进剿，而讲究实事求是的知府派人调查了解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后，就制止了沐勋派遣军队进剿的打算，为安抚罗罗人，知府还下令撤了沐勋的职务。后来，阿罗姑娘嫁给了我的父亲，两年后，生下了我。

我母亲阿罗不但人长得漂亮，心地也非常善良，后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中，如果不是母亲的保护和指点，我的命运也许早就改变了。这一天，我要种植柏树去了，母亲说：“凯拉，种了树，你就得守护好，十年前，那个伪装成乞丐的白发仙人说，等孩子长大了，你们要告诉他，种了树，就要像树一样活着，不管遭遇多少风霜雨雪，腰杆要挺直，不要怕邪恶，心中有了正义，才能战胜困难，完成生命赋予的使命。”我说：“阿妈，等我种好了柏树，就我一个人居住在本当嫫吗？”母亲说：“你要一个人居住几年的，等你长到十五岁了，我们就给你娶个媳妇，到时候，你就不孤独了。”我就问：“阿妈，这也是那个白发仙人的意思吗？”母亲说：“是的。现在我们是只敢按照白发仙人的吩咐做。”我非常担心地说：“阿妈，要是遇到野兽的袭击，我该怎么办呢？”母亲说：“到时候，你自会有办法的。”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白发仙人是交待过我有神灵保护的话的，只是我的长辈们谁都不敢把这句话告诉我，因为白发仙人还交待他们切不要在我长大成人之前把这句话告诉我。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我的生命

是有神灵保护的，我就不会在一个人居住本当嫫的漫长的五年时间里，学会那么多的生存本领了。

那天傍晚，我把那棵柏树苗种植在离白沙泉七八步远的一个凹地里，然后，按照母亲的叮嘱，在白沙泉旁边搭个树篷，静静地睡了一觉。入睡不久，梦帘被拉开了。隐隐约约中，群山浮沉在一大片灰蒙蒙的烟雾里，一朵朵灿烂的山花，非常清晰地闪现在眼前。转瞬间，山花消失了，在本当嫫这块平坦的草地上，一幢幢紧挨在一起的红色的土掌房，依次座落在若隐若现的云雾中。我不知道身在何处，但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山野里浓重的气息，我似乎是一只飞翔的小鸟，在山峦与云海间翻飞着，我甚至感受到了在不停地掠过耳畔的风的嘶鸣；我又像是一朵高悬天空的云，森林、高山、峡谷，还有袅袅上升的炊烟，一切都那样平静，那样自然地呈现在视野里。就在我天马行空地行走在苍茫大地上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大片熊熊燃烧的烈火，越来越近的烈火中，传来了人与人进行生死厮杀的呐喊声、惨叫声、呻吟声……我在全身感到一阵冰冷后，突然醒来了。这时候，太阳是完全落进了西边的山背后，黑夜像潮水似地漫到了脚跟，墨蓝的天幕里，星星们一颗接着一颗地跳了出来。我揉了揉眼睛，爬起身来，伸了伸懒腰，就起身朝着木嘎寨走去。走到家门口，我听见祖父在跟父亲和母亲说着话。祖父说：“凯拉今天种树去了，明天一早，咱们全家都动手帮他建所房子吧。”母亲说：“孩子还小，才十岁，非得让他一个人到本当嫫居住吗？”父亲说：“当然要这样。”母亲说：“我想，我还是跟他去住吧，我心里头实在担心。”祖父坚决地说：“这样不行的，这样做会害他。”祖母怯声问道：“那就让他弟弟跟他去一起住吧，有个伴，他也胆大一些的。”还是祖父的声音：“你们都别说了，凯拉这孩子是出不了事的，等他长到

十五岁，给他娶个媳妇过日子就行了。”母亲还是非常忧愁地说：“山上夜里野兽出没，猎人们进山都三五成群，凯拉还这么小，我一个做母亲的，心里真放心不下让他一个人在离寨子这么远的地方居啊。”父亲说：“明天我会给他配上一杆猎枪和一把猎刀，让他学会独自对付那些野兽的本领。”祖父说：“我有一种预感，凯拉这孩子今后会做出一番大事来的，说不定，他就是敢于反抗那些防守在营盘，用种种手段欺压我们罗罗人的汉军的统领。”母亲说：“那个双手粘满我们罗罗人鲜血的沐勋和他手下无恶不作的喽罗，随时都在幻想着消灭你们父子俩呢。”祖父说：“这我知道的，我防着他呢，他要是敢硬来，我们罗罗人也是敢硬拼的。”父亲说：“我听说沐勋已经官复原职了，他肯定记恨着我们家。”祖父大声地说：“怕他干什么！我们罗罗人最讲义气，最讲团结，我们不反皇帝老爷，我们都是愿意平安相处的。可是，如果沐勋想捣乱，我们也不怕，我们就不相信皇帝老爷会闭着眼睛说瞎话。”祖父的话，激起了父亲的愤怒，他激动地猛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地说：“我早就忍不住了，这些个只懂得剥削我们罗罗人的狗官，早晚我要杀了他们。我听说现在广大的山区农民，都恨死那些贪图自己享受、不管民众疾苦的贪官了，只要有人揭杆而起，肯定会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祖父轻声制止说：“现在还不能做这种事，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事情闹大了，大军压境的时候，受害最大的还是我们罗罗人，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还是忍了这口气吧。”父亲深有同感地说：“你说的也在理，五年前邻县武定地区的罗罗人率众起事，反抗暴政，开始声势浩荡，攻占了几个府、县城，可是后来大军一到，就被镇压下去了，听说死了好几千人哟。”母亲说：“别谈那些大事了，反正官府对我们家是客气的，要是闹起事来，我们家现在的几十亩田地也就没

有了，几百只山羊也就没有了。”祖父义正辞严地说：“几十亩田地、几百只山羊算得了什么，我们活的是一口气，争的是一口气。再说嘛，这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那些被官府占去了的田庄也是我们的，我们罗罗人自古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为了这片土地的自由而斗争呢。”祖母看着祖父又激动起来，劝阻他说：“都别说了，你要有精神，就去本当嫖接一下凯拉吧。”

祖母的话刚说完，我一把推开大门，走了进去。我家的房子当时在寨子里是最大最宽敞的，因为我们家虽然还不是土司，但祖父和父亲都是习武之人，在乡里有号召力，官府就封了祖父卫长，后来又封了父亲所长。十几年后，祖父去逝了，父亲被官府封为土官，兼任管理一方武装力量的巡检司。

父亲见我独自回来，就高兴地说：“凯拉快长成小伙子啦，不怕黑夜了。”祖父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本当嫖给你建房子，房子建好以后，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心里清楚，本当嫖的房子建盖好了，我就得从这个温暖、安全的家里分离出来了，到时候，我虽然还是个有祖父、祖母，有父亲、母亲的孩子，但实际上我已经是独立成家的男人了，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得由我自己完成了。想到这一切，我心里不免痛恨起那个白发仙人来，认为白发仙人是信口开河才说出了让我种树守树的话来。我说：“那个白发仙人的话真的不听不行吗？”祖父说：“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相信白发仙人的话呀，告诉你吧，你出生那天，白发仙人还留下了话，就说你一岁时有场灾难，三岁时有一场灾难。时间证明，白发仙人的话是正确的，你刚满一岁，一场大火烧毁了我们家的房子，那一天，你还睡在屋里，可是奇怪得很，房子都烧成灰烬了，你却全身毫无损伤；还有你三岁那一年，有一天，你阿妈背着你上山采